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擇言卷二十七至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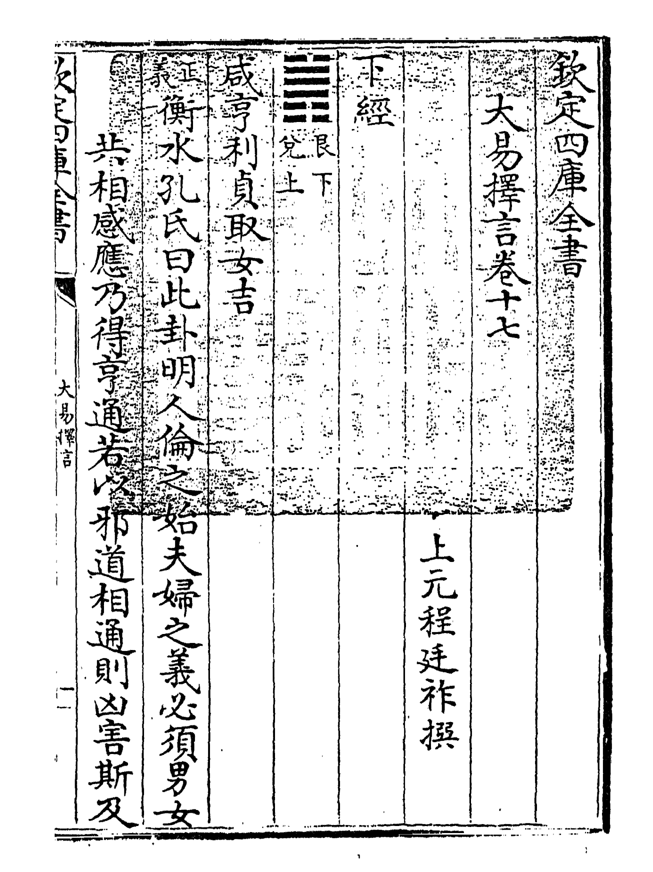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王丹桂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七

上元程廷祚撰

下經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正義 衡水孔氏曰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

故利在貞正

伊川程子曰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紫陽朱子曰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乎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雲峰胡氏曰咸感也无心之感也无心于感者无所不通也感則必通而利在于正泛言感之道如此取女吉專言取女者當如是也

存異　伊川程子曰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

建安邱氏曰咸皆也唯无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正義　東海王氏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為禮取女之所以為吉也

伊川程子曰咸之義感也兌女在上艮男居下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于說為堅慤之意艮止于下篤誠相與也兌說于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道而得正取女如此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于正也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

天下和平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東谷鄭氏曰天地萬物雖異位其氣則一聖人億兆雖異勢其誠則一觀其所感而其情可見者感生于情也情出于正然後知感通之理

縉雲馮氏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為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

通論

劉氏長民曰卦以咸名而彖傳以感釋其義者聖人

之微旨欲明感物之无心也

王氏伯厚曰咸之感无心感以虚也兌之説无言説以誠也

秋山王氏曰止而説者謂艮止不動而意氣自相和説乃所謂感不止而動則是出于作為非感也故六爻皆欲其静

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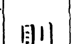
林氏黄中曰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正女也君不下士而士從之非貞士也如是者不可取矣親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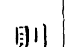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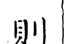
禮廢于夫婦之間就見之儀蔑于君臣之際為女為士者不待禮而行為君為夫者唯其易而畜之未有不悔于其終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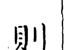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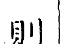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正義崔氏憬曰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咸之象也

伊川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




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紫峰陳氏曰山上有澤澤以潤而感乎山山以虛而受其感咸之象也君子體之則虛其心以受人之感焉蓋心无私主有感皆通若有一豪私意自蔽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窒矣雖有所受未必

其所當受而所當受者反以為不合而不之受矣

辨正愚案咸者感也感以艮為主兌直應之耳故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我以誠感而後物以誠應男之下女天地之感萬物聖人之感人心皆是也本卦取義蓋重所以感之者大象以虛受為言本于山上有澤之象蓋山實而不能受澤虛而後有容感以動物而言受以容物而言感以誠為本受以虛為本其取義各有攸在本卦則言至誠之

動物也大象則言虛己而納善也大象往往有于彖爻之外別設一義者先儒不察而以虛為受感之地似不能无誤也

初六咸其拇

正義 紫陽朱子曰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通論 或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朱子曰艮雖是止

然咸有交感之義却是要動所以都説動卦體雖説動然才動便不吉

虛齋蔡氏曰本義云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此即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及先儒所謂无心之感者皆謂此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辨正愚案初處无所感之地而私意自動故曰志在外外

非外卦之謂也石澗俞氏以為此感應相與之說

案感屬剛下果如其說則志在外應合内卦而言

何獨于初爻言之乎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正義山陽王氏曰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

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

紫陽朱子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

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愚案人之動以足不以腓今曰咸其腓此非所當動而動之象也然以艮止之德而處于中動固不吉不動則必吉矣二當下體之稍上故其象為腓以為本躁動之物非是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惟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顧氏善伯曰雖凶而居則吉者蓋能順理以為感不為躁動害也居非專靜特不妄動而已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于物也剛陽之才感于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童溪王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所謂股也夫股隨上體而動者也以剛過之才不能為主于內而其所秉執者在于隨上體而動焉則躁動而失正矣故曰往吝

辨正

折中曰案執其隨本義以為隨下二爻程傳以為隨上然隨之為義取于鴈行相從則以三為隨四者近是證之隨卦初剛隨二柔五剛隨上柔可見也蓋四者

心位也心動則形隨之而三直股位與四相近而相

承故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證之艮卦以三爲心位

六二亦曰不拯其隨可見也

存異 紫陽朱子曰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

之往則吝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所執下者既志在隨人是其志意所執

下賤也

伊川程子曰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于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紫陽朱子曰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隂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静而動可吝之甚也

存異　會稽虞氏曰志在于二故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正義　紫陽朱子曰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

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隂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辨正 愚案九四初交外卦又兼說體之隂柔故爻多戒辭貞吉悔亡言不繫于外至之說則得其正然後吉而悔且亡也憧憧往來則繫于說矣朋從爾思物

之誘于外者將紛紜而至矣此爻即樂記所謂感物而動好惡无節于内而知誘于外者先儒但以人事之感應訓之故終多影響浮游之論○朋以譬外誘也朋從爾思外誘擾擾于胷臆之象繫辭傳之何思何慮蓋斷章取義耳舊説以為所感之狹又曰朋類則從其思其説似皆未當也

通論

伊川程子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

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
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
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
初故戒于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于
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
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
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
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

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既主于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

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朱子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之

病

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又問是憧憧于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個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個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又便要往只是一個忙

雲峰胡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心之用憧

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貞吉悔亡无心之感也何思何慮之有憧憧往來私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意則害于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紫陽朱子曰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通論

象山陸氏曰咸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爲尤至曰貞吉悔亡而象以爲未感害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无適而不正无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與此所以退藏于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陷于膠焉溺焉之一偏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正義 衡水孔氏曰馬融云脢背也鄭康成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

愚案咸取无心為義惟九五一爻當之咸其脢者不以說感其心雖外有可喜可好之事而中之寂然不動者如故則謂之无心可矣无悔者人情為說所牽其極有至于放僻邪侈无所不為而多可悔者若九五之无心于說則必无是矣此爻較九四

為遠勝先儒知脢字之訓而不明于爻義亦可異也

通論 西溪李氏曰悔亡是有悔而亡之也无悔是无復有悔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繫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辨正　愚案志者有心之謂蓋既云感則不可以謂之无心而終不以有心為本故曰志末也先儒亦多誤解

存疑　資州李氏曰末猶上也五比于上故咸其脢志末者謂五志感于上也

紫陽朱子曰志末謂不能感物

上六咸其輔頰舌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

于口舌之間豈能動于人乎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紫陽朱子曰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説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兑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通論

山齋易氏曰咸感也咸以心為主而偏體皆所感之一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五咸其脢上咸其輔頰舌皆感其偏體者也所感出于心故皆以

咸字明之九四在上下之間其位在心故不言咸而言所感之道

建安邱氏曰咸六爻以身取象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初在下體之下為拇二在下體之中為腓三在下體之上為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體之下為心五在上體之中為脢上在上體之上為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縢口說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于口舌言說豈能感于人乎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正義伊川程子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于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

不利

紫陽朱子曰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隂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于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于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亙其説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

徹尾

進齋徐氏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于一偏則非道矣

雲峰胡氏曰咸亨不以正徒為人欲之感恒亨不以正亦非天理之常故皆以利貞戒之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正義 衡水孔氏曰剛上而柔下者此就二體以釋恒也震剛而巽柔震則剛尊在上巽則柔卑在下得其順序所以為恒也

伊川程子曰震上巽下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

常也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于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于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于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

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唯隨時變易乃
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于
常也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
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
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
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
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
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

見矣

漢上朱氏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恒非一定而不變也隨時變易其恒不動故利有攸往

紫陽朱子曰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為久于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常久亦以正而已矣

辨正 紫陽朱子曰能常而後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悉綮咸之柔上剛下取艮兌之氣通也恒之剛上柔下取震巽之分定也剛柔皆以卦言非謂爻也至彖傳云剛柔相應上承巽而動之文亦以卦言與咸卦二氣感應以相與下接止而說語意正同又豈可以偶合于爻位相應之說而以為指爻乎程傳不可從○利貞久于其道也道即貞也久于其道則合常變而皆不離乎正也正始是道常與變皆事也若謂變而後能常則指事以為道而失恒

之主宰矣終則有始即上文不已之意以明經之所謂利有攸往者乃无往而不用其正彼以正用之于一時一事者不得謂之恒也本義以久于其道為終利有攸往為始不能无誤

通論　雲峰胡氏曰咸恒皆言利貞咸止而說即是貞恒巽而動動未必貞也故彖詳焉

餘論　廣川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紫陽朱子曰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箇

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

紫峰陳氏曰即其恒久之理而觀之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大氣渾淪充塞而太極為之綱維主張氣有參差而理无不一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特其聲色貌象常久如此而其德性功用亦亘萬古而不易少有變易則為怪異不祥矣此可見

天地萬物之情皆有恒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辨正 愚案恒益二象皆取諸風雷而有上下之分向來未有確解建安邱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故君子體之而為遷善改過之義邱氏此說于益得之于恒則未盡也盖恒之所以為

恒者本取于剛柔之有定分雷剛而常在上風柔而常在下亘古不易君子體其象雖剛柔不可以偏廢而其一定之分則終不使之紊焉此之謂立不易方也解者又謂雷風變而不失其常雖若近理然于雷上風下之象未見精切而與益象不同之故亦究不可得而明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正義陸氏希聲曰常之為義貴久于其道日以浸深初為

常始宜以漸為常而體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于其道之義不可以為常故貞凶

安定胡氏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為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為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為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為學之始欲亟至于周孔為治之始欲化及于堯

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貞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

童溪王氏曰初巽之主也當恒之初而以深入為恒故曰浚恒猶之造事也未嘗有一日之勞而遽求其事成猶之為學也未嘗有一日之功而遽求其造道夫造事而欲其有所成為學而欲其有所造固所當然然望之太深責之太遽俱不免于无成

而已故凶而无攸利也

秋山王氏曰恒久也天下可久之事豈一朝夕所能致者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于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處恒之初是方為可久之計者而遽焉求深故曰浚恒非急暴而不能恒則必苟且而不可恒矣以此為恒取凶之道何所利哉以上四說折中所定以為正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

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髙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于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无所往而利矣

紫陽朱子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

能度勢又以隂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利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正義白雲郭氏曰進道有漸而後可久在恒之初浚而深求非其道也

秋山王氏曰可恒之道以久而成始而求深是施諸已則欲速不達施諸人則責之太遽者也故凶

紫溪蘇氏曰凡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正是此意

通論 漢上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為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

九二悔亡

正義 會稽虞氏曰處中多譽故悔亡也

愚案九二剛中而體巽剛為天德巽者順也有順乎

天德而不失其常之象故傳以能久中釋之悔亡者半途而廢之悔其知免矣傳義謂陽爻隂位本當有悔又謂以中應中是以悔亡並非實義且何以處九九二及九二之與六五應者乎

通論 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陽爻居隂位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于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

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則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于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于中也人能恒久于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九二獨提能久中諸爻不中故不久可

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正義山陽王氏曰德行无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柔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

紫陽朱子曰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

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象曰不恒其徳无所容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人既无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九四田无禽

正義衡水孔氏曰田者田獵也以譬有事也无禽者田獵不獲以喻有事无功也恒于非位故勞而无功也

愚案田獵非可常之事九四偏剛而處震動之體以從禽為常其不能有獲可知矣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

愚案震體主動非可常之位故曰久非其位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應于二居中而所應又中隂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于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

厚齋馮氏曰德則為婦之柔位則為夫之尊易故兩存其義

建安邱氏曰二五皆得中在二則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二以剛中為常而五以柔中為常也以

剛為常能常者也以柔為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有從婦之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正義 楊氏文源曰爻辭只曰婦人吉象傳又添一貞字明恒其德貞為婦人之貞也

上六振恒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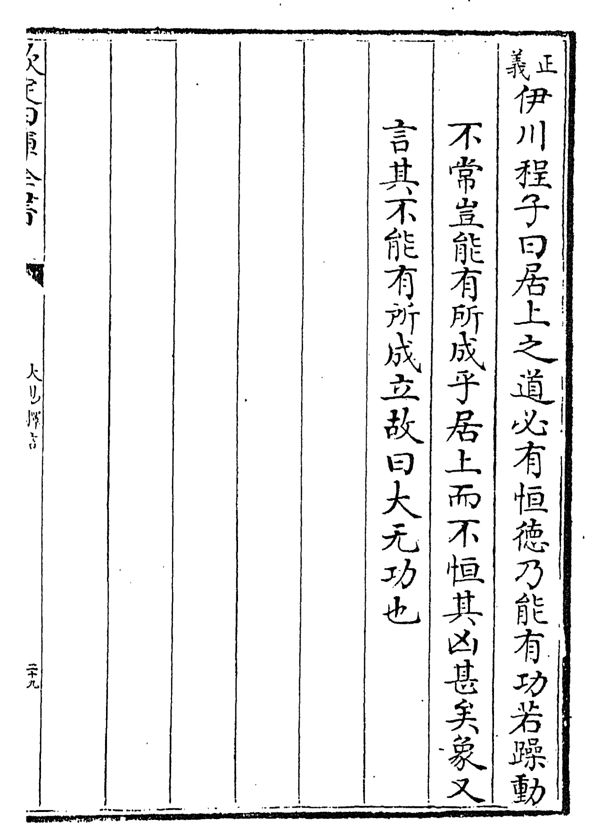
正義 山陽王氏曰夫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

為恒无施而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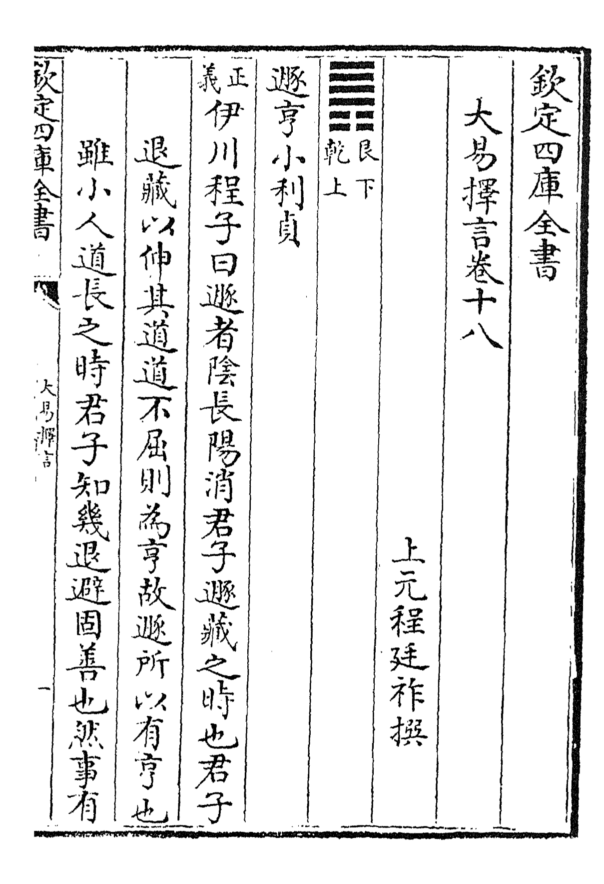
紫陽朱子曰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秋山王氏曰振者運動而无常也居恒之終處震之極恒終則變而不能恒震極則動而不能止故有振恒之象在上而動无恒其凶宜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大易擇言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八

上元程廷祚撰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

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隂柔方長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紫陽朱子曰遯退避也為卦二隂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于陽也小謂隂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辨正

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彖易中小字未有以為

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

小耳朱子曰經文固无此例以彖傳推之則是指

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愚案小利貞程傳本虞王以為大小之小本義以為

小人說俱有理然遯與否皆陰長之卦否彖不利

君子貞主陰而言也則小利貞亦宜主陰而言以

此卦方有二陰且居艮體猶能小利乎君子而无

大害非謂君子處遯之時尚可以小有所為亦非

教小人以守正而无侵迫于君子也夫卦既為遯則剛知柔之將有害于已矣而經又曰小利貞者言不可愛其小利而忘大害所以堅其遯之意也

朱子以指小人為經文无此例蓋亦疑此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正義　衡水孔氏曰此釋遯之所以得亨通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也

紫陽朱子曰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

語類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朱子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辨正

愚案此卦內外俱剛體乾居上而用其健艮居下而用其止故曰剛當位而應非專指九五而言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正義　崔氏憬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

伊川程子曰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紫陽朱子曰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

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石澗俞氏曰君子觀象以遠小人豈有他哉不過危行言遜而已遜其言則不惡不使之怨也危其行則有不可犯之嚴不使之不遜也此君子遠小人之道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辨正　愚案凡六爻之位以初上為始終而全卦之體則以初上為首尾初六之為遯尾取諸全卦者也雖取

諸全卦亦但就一爻而言非以上五爻為先遯而初六為遯而在後何也卦之二隂乃此卦所以為遯者也遯遯者賢人君子之事四陽爻方能為之豈可以屬隂爻乎遯尾厲者言初六隂之初長繼之者方來而未已為可危也勿用有攸往者言能自是而不前進則可以无害于陽而遯者可勿遯矣舊說既不明于遯尾之義而下句之說亦迂迴而難通

存疑吳郡陸氏曰陰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

衡水孔氏曰遯尾厲者為遯之尾最在後遯者也小人長于内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内是遯之為後故曰遯尾厲也危厲既至則當危行言遯勿用更有所往

存異伊川程子曰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

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于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紫陽朱子曰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存異 伊川程子曰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

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于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辨正 愚案所以致遯在下卦之二陰而適居艮體故爻辭皆取止遯之義遯不可止止陰之長乃所以止遯也初六既言陰不可進六二則隂進之勢尤鋭非力止之則其進不可遏而遯之事成矣故曰執用黄牛莫之勝說舊解未可用

通論 雙湖胡氏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而以四陽之遯得名故初遯則厲二不言遯三四五上皆言遯豈非以陰爻无取于遯之義歟

存疑 衡水孔氏曰處中居内非遯之人也既非遯之人便為所遯之主物皆棄已而遯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无能勝已解脱而去 以下三說立義不同然終于本爻之象未見明確

伊川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

中正順應于五五以中正親合于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紫陽朱子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辨正 愚案固志謂固止陰柔之志使之不迫于上進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正義　蘭氏惠卿曰九三為艮之主二隂浸長而止之于内是畜二小人于内曰若畜之以臣妾之禮則吉不可使與于政事也

紫陽朱子曰下比二隂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厚齋馮氏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隂之長者以

有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為二隂所拘繫而不得脫將為隂柔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隂止于内而不往乃吉道也

徐氏曰係者我為彼所係隂為主也畜者彼為我所畜陽為主也故以隂係陽則有疾以陽畜隂則為吉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正義 中溪張氏曰當遯而係故有疾而厲至于憊之也惟

當以剛自守止下二陰而畜之以臣妾之道然後獲吉又豈可當大事乎

愚案九三陽剛本欲遯者而内與二陰爲體有係屬之義故曰係遯其德以止爲德者也于二陰畜以臣妾之道畀以使令之役而不使之干預大事則止之道得矣不可大事正對小利貞而言盖臣妾人之所不可无者若以其小有利益而授以軍國之務則禍亂萌生而君子之害至矣雖欲遯得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正義

折中曰案君子吉小人否若以小人與君子相敵者言之則否字解如泰否之義謂好遯者身退道亨在君子固吉矣然豈小人之福哉自古君子退避則小人亦不旋踵而覆敗是君子之遯者非君子之凶乃君子之吉而致君子之遯者非小人之泰乃小人之否也此義與剝上小人剝廬之指正同蓋易雖不為小

人謀而未嘗不為小人戒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已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牽于所私至于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繫故設小人之戒

紫陽朱子曰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絶

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古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于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于不善也 案小人否之說以折中為正

九五嘉遯貞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

存疑　紫陽朱子曰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愚案九五正所謂剛健而中正者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遯之盡善无過于此初不以下應六二況六二亦豈可謂之柔順中正乎程傳前數語盡之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辨正　愚案九五自正其志而非有待于外所謂求仁而得

仁者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正義 伊川程子曰肥者充大寛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寛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紫陽朱子曰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

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寛裕自得之意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正義 侯氏行果曰最處外極无應于内心无疑戀超世高

舉安時无悶故肥遯无不利

伊川程子曰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

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于止故為不往為執革

為係遯上三爻乾也主于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

肥遯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大壯之道利于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紫陽朱子曰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陽壯則

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正義伊川程子曰陰為小陽為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大者既壯則利于貞正正而大者道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

語類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朱子曰正大便見得天地

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

折中曰案大者謂陽也大者壯謂四陽盛長也此句正釋名卦之義剛以動故壯二句非正釋卦名乃推明卦之善以起義耳凡曰故者皆同義順以說故聚明以動故豐是也

通論 蘭氏惠卿曰復者一陽在內而甚微故曰心心難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大壯則四陽壯盛已形于外故曰情情易見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

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正義伊川程子曰雷震于天上大而壯也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强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紫陽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須是

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若半上落下則不濟

事

餘論 平菴項氏曰君子所以養其剛大者亦曰非禮勿履

而已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正義 山陽王氏曰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居下而用剛

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

伊川程子曰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趾在

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九二貞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

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

辨正 愚案二四兩爻並有貞吉之辭二居乾體之中不見其剛于外有務克已私以全天德之象故得其正而吉也四處動體之初值多懼之地前遇二陰非其所敵故亦得正而吉雖有悔而可亡也然四曰悔亡則二之无悔可知二在本卦爲最勝之爻于此明矣先儒謂二以陽居陰本不得其正必因中以求正然後得吉非至當之論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况陽剛而乾體乎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正義東郡京氏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

劉氏長民曰罔不也君子尚德而不用壯若用其壯則危矣

白雲郭氏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

用之君子務勝己之私是以勿用壯于外也以用壯為正則危矣羊狠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角用壯而厲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為用也先儒或為羅網之罔失之矣

愚案君子用罔之說以　折中所訂為正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勇壯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

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于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于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

紫陽朱子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

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正義慈湖楊氏曰九三益進勢雖壯君子之心未嘗以爲意焉惟小人則自喜已勢之壯而益肆益壯是謂小人用壯罔无也言君子之所用異乎小人之用也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泉峰龔氏曰大壯本以四陽盛長而得名九三以陽居陽而過剛壯而又壯者也用壯如此是小人之所為而非君子之道故曰君子用罔象釋之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語意與遯九四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同

辨正 平菴項氏曰君子用罔說者不同然觀爻辭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婦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辭又象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全

與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類詩書中罔字與弗字勿字毋字通用皆禁止之義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正義 伊川程子曰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强壯其行之利可知*

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强矣輹與輻同

東谷鄭氏曰居四陽之終其壯易過故必正吉則悔亡羣陽並進非二陰之所能止藩決不羸其道通也壯于大輿之輹其行健也

紫陽朱子曰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

辨正 愚案四與二所處雖不同然二以乾體居下卦之中

四以震體居外卦之初剛與動皆未至于極則皆為壯之得其正者故並得貞吉而四亦非戒辭也至于二不言悔亡而四言者已交外卦而當四陽之盛不能无過壯之嫌則其始不能无悔以其初動而在上卦之下遂得悔亡亦非陽終而壯易過之謂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剛陽之長必至于極四雖已盛然其往

未止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正義 紫陽朱子曰卦體似兑有羊象焉外柔而内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

折中曰壯之道貴乎得中九二方壯之時以剛處中壯

之正也至六五則壯已過矣又以柔處中則无所用

其壯矣故雖喪羊而无悔

存異 伊川程子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

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

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

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

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愚案大壯之為卦諸爻雖有美惡然四陽方長聖人

圶之矣六五以隂柔别有取義非以諸陽並進而欲以五制之也程傳甚誤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通論 臨川王氏曰剛柔者所以立本變通者所以趨時方其趨時則位正當而有咎凶位不當而无悔者有矣大壯之時得中而處之以柔能喪其狠者也

折中曰案位當位不當易例多借爻位以發明其德與時地之相當不相當也此位不當不止謂以隂居陽

不任剛壯而已蓋謂四陽已過矣則五所處非當壯之位也于是而以柔中居之故爲喪羊于易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

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通論
山齋易氏曰三前有四故為觸藩四前遇陰故言藩決上六前无滯礙而亦言觸藩者處一卦之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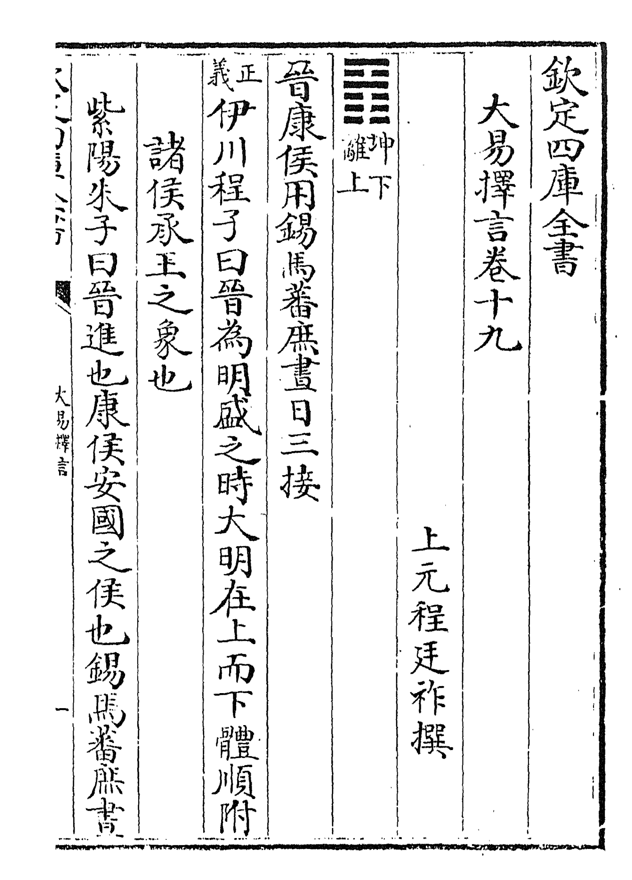
不能退者在衆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進

也然能艱則吉此易之所以備勸戒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正義石澗俞氏曰人之處事以為易則不詳審以為艱則詳審向也既以不詳審而致咎今詳審而不輕率則其咎不長也

大易擇言卷十八



大易擇言卷十九

上元程廷祚撰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正義 伊川程子曰晉為明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

紫陽朱子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占者有是德則亦當有是寵也

通論白雲郭氏曰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畧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

折中曰案易有晉升漸三卦皆同為進義而有別晉如

日之方出其義最優升如木之方生其義次之漸如木之既生而以漸高大其義又次之觀其彖辭皆可見矣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于離以順麗于大明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柔進而

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于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于上者也諸侯治于下者也在下而附順于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白雲郭氏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為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三女之卦獨離柔在上為得尊位大中而行之故謂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謂之上合上同兌在上六例謂之上窮皆不得謂為上行也

愚案五為中正之位陽剛之所宜居麗乎大明猶離傳之言麗乎中正也柔進而上行晉睽鼎三卦皆

云以三卦上皆得離柔而處下僅得其常今進而居五則柔道之至貴者也順而麗乎大明與睽之說而麗乎明旅之止而麗乎明順說止皆指内卦麗與明皆指外卦之離程傳謂坤麗于離非是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正義 北海鄭氏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

伊川程子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君子觀明出

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通論雲峰胡氏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正義伊川程子曰初六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于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

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寛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存疑紫陽朱子曰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愚案初六始進君子以難進為節摧如如有摧之者也如此則得其正而吉矣本爻初无見催于人之

象且初六九四正合于舊說之所謂應者而先儒顧不之用未知何故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愚案獨行正者言雖進所以得正也裕无咎未受命者言既不見信于人則宜處以寬裕无汲汲于進取也上下若一意然上言已之處進下言處人之不見信皆進之始事也朱子謂下二句為解上二

句恐未確

餘論伊川程子曰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寛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于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寛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辨正 愚案二五皆陰舊例謂之不相應故此爻王輔嗣以不以无應而不修其德為解受兹介福曰闇亦應之皆指本爻也程傳以愁如為上无應援又斷以王母為六五而曰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其義不无參差案二柔中而有順德晉如愁如言得位而不以位為樂也此其所以得正而吉也夫居位而時懷隕越則必无曠職廢官之慮為能以順受順无所拂逆幽冥之中若有左右之者故曰受兹介福

于其王母義海撮要云王母至幽之象又坤為母也輔嗣所謂闇亦應之者蓋亦指此非他所謂應也如以王母為六五則不可通矣姑以俟後之知者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强于進者也故于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

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禄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紫陽朱子曰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正義䖍山楊氏曰六二以柔順處乎衆陰而獨无應是不

見知也故晉如愁如然居中守正素位而行鬼神其福之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六三衆允悔亡

正義伊川程子曰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或曰不由中立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古

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通論 雲峯胡氏曰衆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爲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上行上順麗于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

衆志之所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正義紫陽朱子曰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葢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

通論平菴項氏曰晉之道以順而麗乎大明以柔進而上行皆主乎順者也三雖不正以其能順故得其志而上行四雖巳進乎上以其失柔順之道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

折中曰案此卦以彖辭觀之則九四以一陽而近君康侯之位也參之爻義反不然者蓋卦義所主在柔則剛正與時義相反當晉時居高位而失靜正之道乖退讓之節貪而畏人則非鼫鼠而何貞厲者戒其以持祿保位為常而不知進退之義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正義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雲峰胡氏曰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寬之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此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葢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

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于所當為不當用其明于計功謀利之私也

折中曰案象辭言康侯之被遇而傳以柔進上行釋之則聖人之意以此爻當康侯而為卦主明矣蓋凡卦皆有主其合于彖辭者是也九四高位而爻辭不善如此則彖辭之義誠非六五不足以當之晉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竭誠盡忠君子之志也

辨正　愚案彖傳柔進而上行所謂柔者下三柔皆是也上行則謂六五又爻之三居下卦之上位之尊者諸侯當之故大有之九三為公用亨于天子之象則所謂柔者又當專指六三而言故彖傳有志上行之語要而言之三為康侯五為康侯之接于天子其義顯而易知然則以五為康侯之位尚屬未確而以五為大明之君則更誤矣

餘論　廣川董子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

存異　劉氏長民曰陽為躁動陰為靜止三五陽位以陰居之能節其動故爻辭不稱晉而皆曰悔亡

建安邱氏曰五以柔居尊位為離明之主彖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在下三陰皆欲附已而九四阻之本當有悔以同德相孚其勢必合故得亡矣失得主三陰言為四所間失也終與已合得也勿恤不必憂也言五但當往而上進三柔志在上行終必

從已而或得或失皆當置而勿問則自然吉无不利矣五爻柔疑于進故勉之

愚案三五皆曰悔亡而其義相通三以積順而為衆所信也五以順而麗乎大明也三有上行之勢五已上行故皆曰悔亡劉氏求之于陰爻陽位而附會靜止之說邱氏又謂下三陰為九四所阻是以有悔皆去經旨甚遠而其說足以惑人不可以不辨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辨正　愚案往有慶即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説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

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于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于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于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

折中曰案晉其角者是知進而不知退者也知進而不知退者危道也然亦有時事使然而進退甚難者惟

内治其私反身无過如居家則戒子弟戢童僕居官則杜交私嚴假託皆伐邑之謂也如此則雖危而吉无咎矣若以進爲常縱未至于危也寧无愧于心乎愚案晉其角者剛之過也伐邑即自治其剛過之病非謂又以剛自治也貞吝承晉其角而言言不能自治其剛之過則終歸于吝矣

通論

平菴項氏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其象爲鼫鼠上已窮而猶晉

故爲晉其角

愚案晉之爲卦曰順而麗乎大明大明者剛之位也順而麗之者柔也大指取柔之從剛以明君臣合德而致太平之義此卦之重柔爻以此柔爻既重則剛爻不得不輕離之本卦亦然故四與上皆不爲美後儒動云晉好柔而惡剛蓋不得其解之故

正義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折中曰案道未光乃推原所以伐邑之故蓋進之極則于道必未光也如勢位重則有居成功之嫌爵祿羈則失獨行願之志故必克治其私然後高而不危免于亢悔也夬五之中未光同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正義 衡水孔氏曰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

伊川程子曰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于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君子也

紫陽朱子曰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坤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

之故占者利于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雲峰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暗主而五近之故

本義從彖傳以利艱貞為五

通論

隆山李氏曰易卦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為義者此蓋覩君子之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其時可知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正義伊川程子曰内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文王内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内切近其難故云内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

子以之

愚槩文王以至仁而事至暴若置諸度外則非所以為聖人若顯然行其匡救則逢彼之怒而且于事无濟惟文王之忠愛一將之以有隱无犯而无匡救彌縫之迹蓋其事既非見危授命者之所能為亦非明哲保身者之所欲為故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此文王之所以不可及也難而曰大言事關于天地民物而不可以為細故也難而曰

内言身係于宗社而舍之不能去之不得也大難似不必如舊說定指羑里之因蒙非徒蒙猶救焚拯溺而深入于水火之中也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此為一證文王之事在卦為六二先儒有言之者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正義衡水孔氏曰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无為清靜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網姦詐愈

生豈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
横渠張子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
伊川程子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
則傷于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
明入地中之象于莅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
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
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
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

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樹屏者不容明之盡乎照也

次崖林氏曰用晦而明不是以晦為明亦不是晦其明蓋雖明而用晦雖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只是不盡用其明蓋盡用其明則傷于太察而无含弘之道惟明而用晦則既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明雖无所不照而有不盡照者此古先帝王所以涖衆之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正義山陽王氏曰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也○又曰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解勝程傳

伊川程子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彖

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平菴項氏曰垂其翼不言夷未傷也夷于左股言已傷也說者以垂其翼爲傷翼非也歛翼而下飛者

避禍之象也以下三說與輔嗣同

建安邱氏曰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于食故也

石澗俞氏曰居明夷之初不敢高飛遂垂斂其翼以向下此見幾之明不待難作而豫避者也夫知幾而早避此君子獨見主人固不識也豈得无言

辨正遯案卦本以陽德見傷而曰明夷初九在下先立陽

德見傷之象曰明夷于飛埀其翼言隂晦之世不能高舉也自輔嗣以後多以首二句即當避害之旨義似未確○有攸往主人有言往與行對行者出乎明夷之外往者入乎明夷之中既言當行又言不當往以足其意程傳所言似亦未確且主人即指致天下之明夷者豈得泛謂世俗之人乎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正義　潁川荀氏曰暗昧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禄也

愚案三日不食言窮餓之久而不爲利祿所誘君子之決于去亂如此荀解甚確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正義童溪王氏曰六二文明之主也以六居二柔順之至文王以之

紫陽朱子曰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

愚案六二居用世之位而當昏闇之時所謂外柔順以蒙大難者以柔順救難非以柔順免難也以紂

之惡而文王在位未至于甚曰用拯馬壯吉嗚呼此可以見文王之心矣程傳以拯為自拯甚誤

存異 伊川程子曰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正義 誠齋楊氏曰順以則者有君人之大德又有事君之

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
則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矣乎
秋山王氏曰以柔順處之而不失其中正之則昔者
文王用明夷之道其如是乎
通論 平菴項氏曰明夷之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誠上
三爻惟六五无去之之心皆忠順之臣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暗

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雲峰胡氏曰二之救難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存異

山陽王氏曰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漸不可速正故曰不可疾貞程傳說同

愚案九三南狩大得其明至矣然既在是卦則皆不免于夷易之大例如是也不可疾貞即周頌之遵

養時晦王程所論雖有理然于明夷之旨爲不切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辨正 愚案九三南狩不得已而後動者也故指言其志以明不可疾貞之義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辨正 愚案朱子謂此爻下三爻都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考諸卦之例有餘爻俱不佳而一二爻佳者亦有餘爻俱佳而一二爻獨不佳者即

如晉卦下三爻並无不美而鼫鼠即出于四與此正同且此卦下三爻俱先言明夷而此爻獨不然其非本明而見傷者可知則六四自宜以不美論特程子所言未得其正解耳蓋六四以陰柔而居闇體此不能自立于濁亂之世而其德介在明暗者也何以言之使其本明則不得曰入于左腹使其全暗則又不得曰獲明夷之心惟其處坤體至闇之下而甫離内卦猶有餘明故能自左腹而至

于門庭以自見其本心然不過時亦弋獲耳且門庭之為地无幾而獲又安可必也其柔闇至此而得謂之明夷乎此六四之異于下三爻而不可以為美者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于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明顯以道合者也

必以陰僻之道自結于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也深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于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于心而後行之于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蠱其心而後能行于外

紫陽朱子曰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
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于遠去之義言筮
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爲至明之德
坤體爲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
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
猶可以得意于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
爲内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爲
自傷其明以至于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

文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

又曰明夷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說者却以為奸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于外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以意觀之六四居闇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于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辨正 愚案獲心意者言所獲乃心中之意謂其明之小而

暫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

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又曰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

更言之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是也

東坡蘇氏曰六五之于上六正之則勢不敵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後可箕子之處于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正義東坡蘇氏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

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

晦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通論 雲峰胡氏曰下三爻以明夷為句首四五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其所夷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失則失其道也

大易擇言卷十九